

学 太 平 赶 太 平



人 民 公 社 建 設 杂 志 社

編者

学 太 平 赶 太 平

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編著

人民公社建設杂志社

1965年·哈尔滨

出版說明

黑龙江省甘南县中兴公社太平大队，是东北农业战线上的第一面红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经过长期摸索自然规律，创造了“三看三定”耕作法，坚持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革命精神，终于把一个穷山沟建设成一个越来越富饶的山村。

这本书把太平大队主要经验作了通俗编写，适合农村人民公社大、小队干部和社员阅读。

目 录

三看三定 保苗增产.....	(3)
看天时 定作物比例.....	(4)
看雨情 定播种顺序.....	(6)
看墒情 定播种方法.....	(7)
坚持三看三定 年年旱涝保收.....	(8)
自力更生 勤奋创业.....	(12)
艰苦奋斗 创建家业.....	(12)
花一分钱也要精打细算.....	(15)
把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	(17)
胸怀祖国 风格高尚.....	(19)
支援国家 多卖余粮.....	(19)
帮助别人 共同前进.....	(20)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22)
虚心学习 不断前进.....	(24)
学人之长 补己之短.....	(24)
找出差距 不断前进.....	(26)

在大兴安岭东南，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岭中间，有个欣欣向荣的山村，这就是黑龙江省农业战线上的第一面红旗——甘南县中兴人民公社太平生产大队。

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土岭漫岗。到了一九三五年，几家地主招雇了一百多户逃荒的灾民，带着几台火犁来到这里跑马占荒，开垦山地。那时候，粮食产量很低，去了农民向地主缴租、给衙门纳税以后，只剩下两只空手。没吃的只好讨糠皮，挖野菜充饥，没穿的只好披狗皮防寒。有些人的名字也没有了，被叫做“辛狗皮”、“徐光腚”。

过去这个缺吃少穿的穷山沟，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由于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稳定上升，集体经济日益兴旺，对国家贡献愈来愈大，粮食产量从解放前每亩平均一百来斤，上升到二百八十二斤，比解放前增加两倍多，比初级社时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六，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七。公共财产总值，已经达到八十二万多元，平均每户一千九百六十一元。每个生产队都有集体的马群、牛群、猪群、羊群，还有联营的粮米加工厂、粉房和烘炉。大队还用公共积累架设了高压输电线路，实现了刨草、磨面、制米等电动机械化，运输已经用大汽车和胶轮车代替了铁轮车。九年来，共向国家交售粮豆二千五百四十多万斤，商品率一直在百分

之六十三以上。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个劳动力交售粮豆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七斤，每个农业人口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千一百一十九斤。九年来，共出售肥猪二千三百零六头，羊毛八千三百斤。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也不断增加，生活越过越好。一九六三年，社员分配总金额比初级社时期增长四倍，每口人平均收入二百元，比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时每口人平均收入六十四元增长两倍多。全大队四百一十三户生活都比较富裕，每家都装有电灯、广播喇叭；有三百多户在信贷社里有存款；共有收音机一百一十二台，自行车一百一十二辆，缝纫机一百零二台，座钟、鬧表四百多个。三百多名适龄儿童，全都入学读书。

太平大队由穷变富的这段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一个富饶的山村呢？

三看三定保苗增产

干旱象个恶魔，多少年来一直折磨着太平庄的几个山村。但是，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锻炼了太平人，他们在同干旱作斗争中，决心战胜大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经过长期的观天看地，一点一点地掌握了当地自然



吕和田間和社員一块研究墒情变化，确定播种方法。

冯綿亭 摄影

規律和各种作物的脾气，終於找到了战胜干旱的好办法，創造了“三看三定”耕作法。

“三看三定”就是：看天时，定作物比例；看雨情，定播种順序；看墒情，定播种方法。这个耕作法因为主要是党支部書記呂和同社員群众共同总结創造出来的，所以也叫“呂和耕作法”。九年来，太平大队坚持运用“三看三定”耕作法，把一个风沙干旱的地方，变成了粮食連年稳定增产的地区。

看天时 定作物比例

太平大队的耕地都分布在岭岗坡谷当中，春季經常刮大风，沙土飞揚，雨量稀少，十年九春旱，种地抓苗难。一遇春旱，等雨播种就违悞农时，影响及时鏟耩；不顾干旱硬种，往往一种再种，早田毀成晚田，大田毀成蕎麦，不但費工，还浪費种子。历年晚种和毀种的庄稼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甚至有的地块根本种不上。就是长出来的小苗也不好，高矮不齐，老少三輩，秋后打粮很少。

在干旱面前，是靠天吃飯，还是战胜干旱？这是太平人最挠头的事。为了解决这个問題，太平人有过无数次的爭論。少数人对战胜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失去了信心，他們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甚至有人偷偷地搬跑了。可是，扛过二十七年大活的呂和同广大干部和貧下中农社員們，却认为：“种地不能靠天，只要动脑筋想办法，凭两只手实干，吃透它的脾气，就能战胜干旱。”人

們为了抗旱保苗，多收一粒粮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绞了多少脑汁。要战胜干旱，当地既无河流，又无泡泉，用引水、蓄水的办法来抗旱保苗，眼前是办不到的。呂和根据四十多年的种地經驗，訪問过当地的許多老农，同社員一起反复商量，总结太平庄二十年来的气候变化規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四年风調雨順，三个涝年，十三个旱年。通过逐年对比，找到了看风向，判断旱涝的路数，从年年季季降雨量的比較中，又品出了当地春雨很少，干旱很严重，夏秋雨水比較正常的規律。

怎样看天时，定作物播种比例呢？呂和每年都观察从“立春”到“谷雨”期間的风向和气温，从而推断出四、

为了掌握天气变化規律，大队建立了气象观察哨。这是呂和同气象員分析气象資料。

刘岐祥 摄影



五月份的雨水情况，大体安排多种什么作物，少种什么作物。根据他多年的經驗：如果刮西北风的日子多，他

說这是冷风、硬风、气候干燥，就断定可能是春旱年，他就告诉各队多种苞米、高粱、谷子等喜温耐旱作物，少种大豆等耐涝作物。如果刮东南风的日子多，他說这是暖风，空气潮湿，就断定可能是春涝年，他就告诉各队多种大豆等喜水作物。这就是他們看天时，定作物比例的經驗。呂和說：“大自然一时一变，天变人也变，步步爭主动，我們就能取得胜利。”

看雨情 定播种順序

掌握天时变化的規律，还得摸透庄稼的脾气。經過长期观察，他們发现同样旱年或涝年，作物的产量有高有低。旱年头，种苞米、高粱等作物产量就高，种大豆产量就低，严重干旱年根本不收；涝年头，种大豆产量高，种苞米、高粱产量就低。为了掌握作物脾气，他們还在其它方面作了許多观察和比較。根据长期观察，田鼠洞里的豆粒，經過一冬，春天还能生芽，知道大豆耐寒。墒情不好时种的大豆，有的伸了几次腰，結果出来的大豆象一柱香似的，坐地就减产。根据这个启发，他們就判定：抓住墒情种的大豆，一次伸腰出苗的，种后产量就高。每年秋天一刮大风，一片一片的苞米被风刮倒了，不但影响苞米产量，收割时还費工，从这个現象里，呂和同社員反复琢磨，找到了苞米倒伏的原因。苞米是上扎根的作物，种的浅，苞米只有一两盘根，所以风一刮就倒了。压种的苞米，种的深，都长了三、四盘根，秋天刮了几場大风，苞米也不倒伏了。谷子耐旱，

春天一起埴就瞎了，把谷子种在硬板上，多用人踩底格子的，长的就好。

太平大队掌握了作物脾气，采取了适当的播种方法，不论春天怎么旱，他们也能把谷子、高粱、苞米等耐旱作物种出苗来，可是大豆就作不到，非等下雨才能播种。根据多年的经验，在春耕播种中，他们采取看雨情，安排播种顺序的方法。春雨要少，来得晚，就先种谷子后种大豆。春雨要多，来得早，就先种大豆后种谷子。从“谷雨”到“立夏”期间要下了雨，墒情好，雨后就停止耙地，集中足够的犁杖，用几天工夫把应种的大豆全扣上，使大豆种在最好的时候。若是等到“立夏”到“小满”期间下了雨，虽然晚了一点，种“丰收二号”等早熟的大豆，也一样能增产。下雨时间再拖后，就得减少一些大豆面积。如果干旱特别重，只好不种大豆，改种喜温高产作物。这样安排的播种顺序，他们叫作“看雨情，定播种顺序。”

看墒情 定播种方法

春季干旱，播种时墒情不好，要保证各种作物全苗，用什么办法播种是一个重要的节骨眼。旱年头，苞米种的多，可是当地种苞米最好的时候，就是“立夏”到“小满”期间。要抢先早种，能够保墒，但容易“老苗子”，种后少打粮；要等雨晚种，种后贪青上不来，也要少打粮。根据历年观察，“立夏”到“小满”期间气温增高，墒情变化很大。根据这种复杂多变的墒情，他们在播种方法上也是随机应变。种苞米用压和捞的办法，可是墒

情、气温不同，压和捞的办法也不一样。墒情差，气温高，就深压，等种子出芽扎根再捞；墒情较好，气温不高，就浅压，早捞。下雨或不下雨，压法和捞法也不一样。

几年来，他们运用了六种播种方法：（1）三种压种：压沟种，把籽点在墒沟里，用大犁破原墒台复土；隔墒花压，遇小雨，用大犁隔一墒破一墒，先把种子盖上半犁土，保住墒，到不能继续播种时，再回来补上半犁土，完成全部作业；引墒压种，春旱较重，就先在原墒沟里趟一犁，把种子点在湿土上。（2）两种豁种：墒情好，豁台种，用拉子复土；墒情不好，用大犁趟墒沟深复土，不压上碾子。（3）一种耨种：播种后期，抢时间的办法。根据墒情，配合采取浸泡种子的措施。压种和豁趟种的苞米，在种子扎根以后出苗以前，要适当地用耨子捞一下，只留一寸多土，把复土捞薄，提高地温，促进小苗出土，同时消灭出来的杂草。在苞米发芽的时候，如地里有杂草，要趟（也叫耨）一犁，犁后带拉棒，使上土均匀一致，把小草盖上闷死，同时把坷垃和茬子拉到墒沟。

坚持三看三定 年年旱涝保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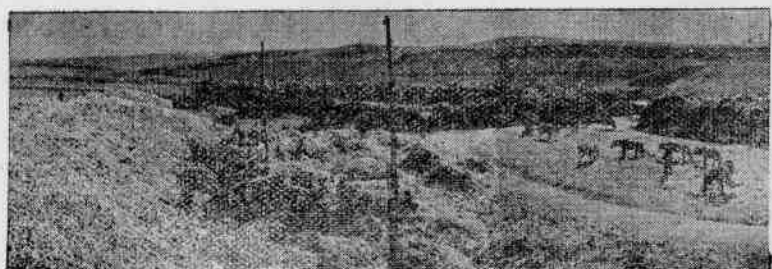
太平大队坚持运用和不断改进“三看三定”耕作法，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年年作到一次播种保全苗，获得了好收成。一九五九年，是太平庄历史上没有过的大旱年，一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才下了透雨。春播前，太平庄三口井，干了两口，群众吃水排队，地旱透了墒，墒情坏极了，人人担心种不上地。公社党委召开大队干部会议，

討論抗旱播种保苗措施。会上，有些人提出引水上山，有些人主张坐水淹种。呂和提出不同的意見說，“我們这里水源少，播压時間又緊迫，引水上山和坐水淹种小面积可以，大面积办不到。”他又說：“我們搞农业生产不仅要解决社員群众生活問題，还要支援国家建設，一定要考虑种好大面积耕地。”这时，他就提出自己那套保苗的办法。

会后，公社組織各大队的干部到太平大队参观。各队干部，看到太平大队就是采取呂和說的办法播种，許多人議論紛紛，用平原地区的耕作要求来看缺雨山区的耕作方法，有的說这是落后，有的說太粗放。沒有仔細研究，就各自回去了。这一年太平大队又是苗全苗旺。秋后，周围大队粮食大减产，太平大队却获得了大丰收，向国家交售一百九十四万斤粮食，比春季在公社抗旱會議上自报的一百三十万斤，超額六十四万斤。公社在秋后評奖时，发給了太平大队一面“一年无雨保丰收”的奖状。从这以后，太平人再也不怕天旱了。

一九六〇年，呂和根据“立春”后常刮东南风的情况，判定是个春涝年，多种了大豆，全大队种了五千多亩大豆，比上一年增加二千多亩，秋后又获得了丰收，平均每亩大豆近二百斤。

九年来，太平大队运用“三看三定”耕作法，除个别年份外，連年获得了丰收，粮豆亩产量由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五十七斤，到一九六三年达到二百八十二斤，一九六四年虽然灾害多，仍达到二百六十三斤。过去认为太平大队抗旱保苗得丰收是“押宝”、“闖大运”的人，現在



运用“三看三定”耕作法，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連年获得丰收。图为第四小队脱谷場。 董继剛 摄影

心服口服了。太平大队“三看三定”的经验，影响由近及远，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现在，到太平大队登門“取经”、向吕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

太平大队的“三看三定”耕作法，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力呢？因为“三看三定”耕作法，把当地当年的天时、墒情、作物脾气、茬口、劳动力和畜力等情况都联系起来，全面衡量利弊以后，来合理安排作物种植比例、播种顺序和播种方法。它一方面根据多年的经验，对当年是旱是涝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又作两套安排，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对付播种期间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因此，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符合实际情况，抓住了时机，抓住了墒情，保证了一次全苗，达到了省工和高产的目的。

“三看三定”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但每一个“看、定”又都有自己的作用，而且运用的时间和对象也不一样。第一个“看、定”，是安排全年作物种植计划的战略布局，这是决定全年收成好坏的一步棋，在“立春”到“谷雨”期间应用，主要对象是苞米、高粮和大豆。第二

个“看、定”，是春耕战役布署，利用不同时机，采取不同措施抢墒播种，在“谷雨”到“立夏”前后应用，主要对象是谷子和大豆。第三个“看、定”，是具体的战术措施，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把每块地都种好，达到一次播种出全苗，在“立夏”到“小满”前后应用，主要对象是苞米。

农业战线 艰苦奋战

“农业战线 艰苦奋战”是《红旗》杂志在1958年5月1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是在“大跃进”运动高潮中，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而发表的。文章指出，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是继工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的。文章强调，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必须采取“大跃进”的方针，即“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文章还指出，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必须采取“大跃进”的方针，即“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文章最后指出，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必须采取“大跃进”的方针，即“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是“大跃进”的方针。

自力更生 勤奮創業

九年来，太平大队的人们在困难面前从未低过头，他们抱着“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雄心壮志，自己动手，大胆创造，千方百计发展集体生产，终于凭着集体经济的力量，凭着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苦干、巧干，创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业，使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这里开花、结果了。

艰苦奋斗 创建家业

这里的干部和社员懂得，只有勤劳生产，艰苦奋斗，才能做大自然的主人，才能增加集体财富，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太平大队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山坡瘠薄地，这些地年年被牯牛水冲刷，水土流失一年比一年严重，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半截埋在地里，半截露出地面，小鹅卵石遍地都有，所以，人们管这些地叫“露骨地”。这是太平大队发展集体生产、创造集体家业碰到的一个难关。是艰苦奋斗闯过难关呢？还是被这些“露骨地”难倒呢？当时多数贫下中农坚决主张用人力战胜水土流失；少数人说：“熟土掺生土，三年不长谷”，还主张扔掉“露骨地”，另外开荒找出路。当时党支部讨论几次，最后拿定了主意，决心闯过这道难关，向全大队的社员提出了“坚决把穷山沟变成米粮川”的战斗口号。

一九五七年冬天，全大队組織二百多名劳动力，在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严寒里，从山坡上到山脚下，同山石和硬得象鉄板一样的冻土展开了斗争。在山沟里，人們把冻得三、四尺厚的沟淤土用大鎬刨起来，一車一車的拉上山坡地；在山坡地里，人們又把大臥牛石一块一块的搬到田外。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不悞春耕，天朦朧亮人們就上工，黑天才回来，吃完晚飯又帶着小馬灯去干，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七、八。春节后，过了破五又上山。在那些艰苦奋战的日子里，不知把多少把大鎬磨秃了，多少把鉄鍬磨短了，多少件棉袄被汗水浸透了，多少人的双手被鍬鎬磨破了。經過三个冬春的苦战，太平人不但沒有被穷山恶水吓倒，而且开始制服了穷山恶水，



第九生产队社員們，冒着严寒，在地里挖“臥牛石”。

冯綿亭 摄影